

品特戏剧与身份建构

王娜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品特戏剧中的身份问题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 14YJC752020)

品特戏剧与身份建构

王娜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品特戏剧与身份建构/王娜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307-18896-9

I. 品… II. 王… III. 哈罗德·品特(1930—2008)—戏剧研究
IV. I561.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6060 号

责任编辑:徐胡乡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4.5 字数: 208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8896-9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言

英国知名人士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 1930—2008)有着多重耀眼的身份,在诸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作为戏剧家,品特创作了大量的舞台剧、电视剧和广播剧,其剧作《看管者》《生日晚会》《归家》等在各国的戏剧舞台上广泛传播,已经成为战后世界戏剧史上的名作。2005年,品特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其戏剧家身份及其剧作受到更广泛的关注。

作为电影编剧,品特创作了24部电影剧本,其中,电影《送信人》荣获第2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法国中尉的女人》和《危险女人心》也先后获得奥斯卡最佳剧本奖提名。

作为演员,品特长期活跃于银幕、屏幕和戏剧舞台,塑造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形象。因出色扮演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多个角色,品特获得过“德国莎士比亚奖”。在影片《巴拿马的裁缝》和《曼斯菲尔徳庄园》中,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让人难忘。

作为导演,品特执导了自己的大部分剧作,因导演水平不俗,被聘为英国国立皇家剧院的副导演,留下了大量的舞台艺术精品。

作为诗人,品特创作的诗集《战争》荣获过威尔弗雷德·欧文奖。此外,品特还是位嫉恶如仇的政治斗士,他直言不讳地抨击英美等国的霸权主义行径。

不过,品特最大的成就还是戏剧文学创作。品特戏剧不仅丰富和深化了剧作的思想与社会生活蕴涵,而且现实性强,批判色彩鲜明。他把传统现实主义与荒诞派等现代派戏剧的手法融为一体,创造了新的戏剧形态和不与人同的艺术风格,形成了独特的“品特式风格”。

王娜的专著从身份建构的角度切入,对品特的戏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戏剧学层面上,研究品特戏剧人物的身份建构问题有助于深

入理解品特戏剧的题旨蕴涵和现代性品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欧洲,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越来越强,精神危机日益严重,身份认同危机也随之凸显出来。“我是谁?”“我们是谁?”的问题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正因为如此,身份问题成为最近十几年各个学术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品特的戏剧不仅反映了现代人对于“我是谁”“我来自何方,又将归于何处”的精神困惑,而且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叩问:我何以成为现在的我?我的身份由哪些力量所建构?我又将被建构、塑造成为怎样的我?我和我生活的世界有着怎样的关联?

在艺术学层面上,研究这一问题,有利于把握现代艺术精神,体认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的特点以及品特戏剧的艺术个性。品特戏剧人物的身份具有边缘性、不确定性、多重性和不可验证性,而形成这些特点的主要原因是品特的剧作几乎没有对人物的生平、来历等个人信息做任何交代。摒弃性格独特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身份模糊、抽象的符号化的形象正是现代、后现代艺术的特色。身份焦虑与多重建构是现代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品特戏剧聚焦这一问题,用支离破碎、前后矛盾的人物形象比较深入地揭示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困境,既凸显了其作品的现代性,也铸成了其独特的艺术个性,提升了其审美价值。

王娜的研究建立在比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和资料准备的基础之上。她既对国内外身份建构理论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又十分熟悉品特剧作关于身份建构的艺术呈现——为了力求准确全面,她阅读了品特剧作的全部英文原著,引用品特剧作文字时,尽可能自己进行翻译,而且,还对国内外品特戏剧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因此,从切入点的选择到个人新见解的阐发,都有比较坚实可靠的基础,研究视角比较新颖,学术判断比较准确,论述具体深入,不尚空言,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王娜自进入武汉大学攻读博士以来,为学甚勤,不断有新成果问世,令人欣喜。王娜富于春秋,期待她在学术上更上层楼!

郑传寅

序于武昌珞珈山寓所

2016/10/9

目 录

第一章 身份建构理论概说.....	1
第一节 “身份”释名	1
第二节 身份的可建构性.....	2
第三节 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建构.....	5
第二章 品特关注身份建构的缘由.....	9
第一节 社会环境的影响.....	9
第二节 自身的身份焦虑	14
第三节 地位变迁的身份体验	18
第四节 职业生涯的身份体验	21
第三章 品特戏剧家身份的建构	25
第一节 戏剧家身份的他者建构	26
第二节 戏剧家身份的自我建构	44
第四章 品特戏剧人物身份的他者建构	53
第一节 何为“他者”	53
第二节 社会对身份的建构	61
第三节 组织机构对身份的建构	70
第四节 家庭对身份的建构	92

第五章 品特戏剧人物身份的自我建构·····	111
第一节 语言与身份的自我建构·····	111
第二节 空间与身份的自我建构·····	145
第三节 身体与身份的自我建构·····	156
第六章 身份建构与品特戏剧的艺术个性·····	170
第一节 身份建构与人物刻画·····	172
第二节 身份建构与人物关系设计·····	181
第三节 身份建构与情节设置·····	187
第七章 品特的身份意识与思想贡献·····	198
第一节 世界公民身份意识的加强·····	200
第二节 世界公民精神的培育·····	206
参考文献·····	210
后 记·····	225

第一章 身份建构理论概说

第一节 “身份”释名

“身份”原本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是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却成为政治学、传播学、语言学、文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考察的对象。诸多领域对身份问题的研究，使“身份”一词逐渐成为西方文化批评的关键词之一，同时也使得这一概念的边界越来越模糊。面对莫衷一是的诸多关于身份的“定义”，我们有必要来追问其最基本的含义。

《汉语大词典》这样“定义”身份：①指出身和社会地位；②模样，姿态；③手段，本领；④行为，勾当；⑤质地，质量。第一个义项与作为术语的“身份”的关联度最高，也是“身份”一词最基本的含义。“身份”作为一个术语，主要是指人的社会地位，包含出身、性别、年龄、职业、职务以及在人际网络中的相互关系等多重社会标识。

在英语中，与身份一词相对应的单词 identity “源自晚期拉丁语 identitas 和古法语 identite，受晚期拉丁语 essentitas（essence，存在、本质）的影响。它由表示‘同一’（same）的词根 idem 构成，这一词根类似于梵语 idam（同一）”。^①

可见，“身份”一词有两个最基本的含义：一是“本身”“本体”，“指一个人一事物区别于他人他事的内在属性：‘个性’‘已

^①蒋欣欣：《身份/认同》，选自王晓路等著：《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78 页。

性’‘特性’‘身份’等”。^①就个体而言，“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②简而言之，身份就是个体对自我的认识 and 了解。“身份”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同一性”“相同性”和“一致性”，即个体对和自己有着相似性的另一个体和另一群体所形成的认同。个人的认同或自我的认同简单地说是对自己角色的一种自我确认，它是个人一系列个性的统一，是一个人区别于另一个人的整体性标识。

汉语和英语对身份一词的定义体现了长期以来人们对身份的几种基本认识：一是身份具有内在的稳定性，这一稳定性使其与他者区别开来，成为是其所是的事物，同时可以使人们通过各种方法将其标识出来；二是身份是在个体与他者的联系中形成的，是个体对自己与他者所形成的各种网络关系中的定位；三是身份的确立来自于个体能够和他者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性，同时个体能够获得他者的认可，因此，identity 一词还常常被翻译为“认同”，个体和他者之间的互相认同使得他们很容易结成一个群体。当个体得不到他者（个体的和群体的）认同时，个体就会对自我产生怀疑，从而产生身份认同危机，甚至是身份焦虑。因此，可以说身份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但是由于身份受到许多他者的“凝视”和界定，因此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可以说“身份是一种建构的过程，是在演变中持续和在持续中演变的过程”。^③

第二节 身份的可建构性

身份研究涉及不同学科的诸多层面，因此也给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间。最近几十年，有关身份问题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①河清：《文化个性与文化认同》，载《读书》1999年第9期，第100页。

②Peter Straffon, Nicky Hayes. A Student's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London: Hodder Education, 1988, p. 87.

③钱超英：《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载《深圳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90页。

文化身份、种族身份、性别身份、伦理身份、个人身份、国家身份等各种角度的身份研究硕果累累。这些研究不仅关注普遍存在的身份焦虑，同时也关注身份的一个重要特点——可建构性以及建构过程中的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并就此做出了一系列理论阐释。

身份大多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在身份研究中，社会学研究者不仅仅关注每一位公民的身份，关注不同社会身份群体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也非常关注个体的身份如何被社会塑造。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彼得·伯格所言，“社会就是横在我们面前的客观实在。社会就在那里，不能否认，必须面对。社会外在于我们，包围我们，涵盖我们生活的一切方面”。^①强大的社会在各个方面对个体产生深刻影响，“社会不仅控制着我们的行为，而且塑造着我们的身份、思想和情感。社会的结构成为我们意识的结构。社会不会止步于我们的肌肤表面。社会既包裹着我们，也深入到我们的内心”。^②个体在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如何扮演都与社会的影响和期待紧密相连，因此，彼得·伯格指出“身份是社会赋予，并由社会支撑和转换的”。^③

性别研究者也指出，性别身份由社会建构。女性主义研究权威西蒙娜·德·波伏娃有著名论断：“一个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④这是身份具有被建构性的最有力的理论宣示。波伏娃等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除了生理特征和男性有着天生的区别之外，她们所有的女性特征如温柔、贤淑、顺从、含蓄等都是男性社会所强加给她们的，是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们按照自己的需

①彼得·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②彼得·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3页。

③彼得·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④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lated by HM Parshley,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52, p. 295.

求精心培育、打造出来的。波伏娃的论断颇具启发性，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的话，也可以说男性身份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的发展需要一大批勇敢、刚毅、果决、智慧，具有开拓精神和创造力的人们投入其中，因此男性也被逐渐建构成为今天大多数男性所表现出来的样子，而那些缺乏“男性品格”的男人总是被人鄙视，被认为是“女人气”的男人，是不正常的。

同时，以萨义德、霍米·巴巴等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研究者也论述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东方诸国以及第三世界各国的文化身份如何由西方强大的国家所建构。为了能够稳固自己的霸权地位，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有意地打击、贬低那些弱小、边缘国家的文化身份，把他们的文化界定成野蛮、落后、专制的文化，而把自己的文化定义为进步、文明、民主的文化。正如拉农·乔治所言：“文化身份不仅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而且也是由不同的文化机构根据社会中某一阶级或群体的利益及世界观构建起来的。”^①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建构其文化的先进性、引领性和普适性，以便向全世界推广。文化的扩张和渗透是一种隐蔽的新殖民主义行为，不发达国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时，也会在无意识之中认同他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甚至会逐步认同他们在各个领域的霸权及专制行为。因此，文化身份具有建构性，而文化身份的建构则和政治身份的建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语言学领域的学者则强调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和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实践的动态形式，因而具有身份的建构功能。语言学家费尔克劳夫以及理论家福柯、巴赫金等都认为“社会世界和个体是被言语实践不断建构的，语言不是客观实在的反映，而是建构的积极媒介……话语具有构建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知识和意义体系的作用”。^②同时，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莎·渥厄也表达了类

^①拉伦·乔治：《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与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2页。

^②纪卫宁、辛斌：《费尔克劳夫的批评话语分析思想论略》，载《外国语文》2009年第6期，第21页。

似的观点：“主体和与主体相伴的那种主体意识是在语言和话语中形成的；这样的主体不是固定统一的，相反，它是分裂的、不稳定的甚至是破碎的。”^① 正是因为语言具有建构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知识和意义体系的作用，所以，有些统治者非常重视控制语言，把自己的语言规定为通行的官方语言，对与其不同的语言采取同化、限制甚至取缔的措施。话语权的争夺也成为身份建构的重要手段，一旦拥有话语权，便拥有了评断是非、制定规则的权力，这一权力既可以建构自己高于他人的身份，又可以随心所欲地建构他人的身份，甚至对他人实施语言暴力。

同样，阶级身份、种族身份、宗教身份等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身份一直处于各种社会力量的建构之中，这种建构性使身份表现为一种“在演变中持续和在持续中演变的过程”^②，而“不可能是一件完成的作品”^③，不可能一直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

第三节 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建构

身份是人际网络中的位置，是在和他者的关系中形成并确立的。

不同领域的身份研究者都深刻地认识到，身份建构过程中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身份就其本质而言是个体对自我的认同，而个体对自我的认同则以他者的认同为基础。单独的个体无法形成身份，因为如果没有他者的存在，就没有自我意识的形成，只有在与他者的比照中，个体才能发现自己的独特性，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因此，个体与他者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承认的关系。格罗

①Philip Rice, Patricia Waugh, et al. *Modern Literary Theory*, London: Arnold, 1989, p. 132.

②钱超英：《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载《深圳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90页。

③Homi Bhabha, “Interrogating Identity: The Post Colonial Prerogative”, from *Identity: A Reader*, edited by Paul du Gay, Jessica Evans and Peter Redma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0, p. 99.

斯伯格曾说“任何身份都依赖区别或否定于其他定义”^①，“身份总是在差异中建构的”^②，他者是自我身份建构的参照物。萨义德也说过“每一种文化的发展与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③

正是因为个体和他者之间彼此定义、互相建构，因此，两者之间又是一种矛盾、冲突的关系。因为在很多时候，他们只有通过贬抑、否定对方才能提升或是稳固自己的地位。在性别身份建构中，男性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身份，往往把女性建构为虚荣、软弱、胆小、无能的他者；在文化身份建构中，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建构自己文化的先进性、引领性，把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建构为野蛮落后的他者；因为类似的理由，白人把黑人建构为他者；上层人士也把底层民众建构为他者。但是在这些身份建构行为中，“自我”和“他者”成为一种截然对立的概念。自我位于中心位置，处于统治、主导地位，而他者则位于边缘位置，处于被统治和从属地位，因此，他者也逐渐成为一种带有歧视性、侮辱性的身份称谓。

但正是因为身份是可以不断建构的，不是稳定不变的，因此，那些占据主宰地位的男性、白人、上层统治者、殖民者们也同样没有身份安全感，因为他们的领导地位、统治身份时时在受到他者的威胁。实际上，位于从属地位的女性、黑人、底层民众以及被殖民

①Lawrence Grossberg, “Identity and Cultural Studies — Is That All There Is”, from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edited by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p. 89.

②Lawrence Grossberg, “Identity and Cultural Studies — Is That All There Is”, from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edited by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p. 93.

③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后记》，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426页。

者总是不甘于永远处于被控制、被奴役的境地，他们一直在通过各种努力积极主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重新打造自己崭新的形象，以颠覆人们长期以来对他们所形成的固化印象，改变自己被边缘化，甚至是被丑化和妖魔化的身份。历史见证了他们的努力和尝试，民族解放运动曾风起云涌，妇女解放运动曾如火如荼地展开。正如学者们所言，目前，“身份/认同的概念已经成为‘处于次要、边缘和弱势地位的人们增强名字凝聚力和反抗霸权的斗争武器’”。^①

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较量使两者一直处于矛盾之中，而他们各自的身份就是双方力量冲突、协商和妥协的结果。也许通过他者的努力，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会完全扭转过来，曾经处于边缘的他者成为占据中心位置的自我。研究者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任何一个被建构的对象也同样拥有建构自我和建构他者的力量，因此，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再局限于探讨他者被建构的原因和过程，而是扩大到研究他者做出了怎样的能动性反应。

自我建构与他者建构既有相统一的一面，也存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自我建构的身份能够得到他者的认同，自我与他者就达成了一致，而未能得到他者的认同，自我与他者就处于维护与解构的紧张关系之中。对来自他者的建构，自我既有认同，也会有拒斥，拒斥与认同的程度、方式，是由他者与自我所形成的力量对比决定的。在自我被矮化的环境中，强大的他者便可以不顾自我的自由意志将某种有利于自己的身份强加给对方，使自我建构屈从于他者建构。换言之，自我建构与他者建构形成一种巨大的张力，此消彼长，始终处于不平衡状态，因而始终伴随着由身份冲突与焦虑所带来的痛苦。

对身份建构理论中自我和他者关系的思考，对身份的“他者建构”和“自我建构”一直在同时进行并相互影响的认识，最终促使本人在研究品特戏剧中人物身份的建构时，摒弃了以往从某个单一身份视角入手来进行研究的模式，而把身份的“自我建构”

^①蒋欣欣：《身份/认同》，选自王晓路等著：《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3页。

和“他者建构”都作为研究的视角和切入点。为了深入地探讨以上问题，本书以品特戏剧中的人物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同时兼及对作者身份建构问题的审视，详细具体地分析建构他们身份的他者都包括哪些，这些他者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和手段，产生了怎样的建构效果。同时，还会探讨面对他者的建构，这些戏剧人物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他们采取了怎样的策略进行主动的自我建构。此外，本书充分注意到，身份研究只是一种研究方法，其目的在于更深入地解读品特的戏剧创作，而不是把品特的戏剧作品当作社会学研究的脚注，印证身份建构的某些命题。因此，本书深入地探讨了品特对身份问题的思考与其戏剧艺术个性之生成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从身份建构视角分析品特的戏剧人物塑造、语言选择、戏剧冲突的开展和戏剧氛围的营造，进而探讨身份建构问题如何铸成品特戏剧的时代特征，对品特戏剧的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有着怎样的影响。

第二章 品特关注身份建构的缘由

“如果说 17 世纪是数学的时代，18 世纪是物理科学的时代，19 世纪是生物科学的时代，那么 20 世纪对现代人而言则是令人恐惧的、充满焦虑的时代。”^① 艾略特在诗歌中把“一战”后的西方比作是物欲横流、精神颓废、梦想破灭、道德沦丧的荒原，奥登在诗歌中以“焦虑的时代”概括“二战”后人们的精神特征，作家加缪则用“恐惧的世纪”来定义整个 20 世纪。

20 世纪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导致人们既无法因循旧的传统，回归过去的生活，也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科技的迅速发展使人的能动性受到限制，机器可以取代人工操作，从而极大地威胁到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上帝的“死亡”使人们失去了精神家园，灵魂无处安放的人们犹如孤魂野鬼，四处飘荡。个体存在的焦虑已经成为一个凸显的社会问题，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焦虑不安变得更加严重。作为一个关注现实的剧作家，品特在戏剧中也对身份焦虑这一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进行了艺术化的再现。

第一节 社会环境的影响

身份建构与社会结构是密切相关的，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社会呈现出有序状态，往往会给人带来相对稳定的环境，而相对稳定的

^①Rollo May, “Centrality of the Problem of Anxiety in Our Day”, from *Identity and Anxiety: Survival of the Person in Mass Society*, edited by Maurice R. Stein, Arthur J. Vidich and David Manning Whit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2, p. 122.

环境有利于积极的身份认同，稳定状态一旦被打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就会迅速改变，归属感就会破灭，不安全感就会上升。身份建构与社会结构的另一层关系是，社会结构越是复杂，影响身份建构的因素也就越复杂，身份焦虑也就会加剧。品特对身份问题的思考和艺术呈现与“二战”期间英国社会的剧烈震荡以及品特对恶劣的生存环境的感知有关。

品特对人物身份建构问题的思考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家庭出身的卑微使其体会到边缘人物生存的艰辛；“二战”的恐惧记忆以及战后持续多年的冷战和各种冲突也在时时威胁着他的身份稳定感；身为犹太人后裔却成长于英国的品特，还有一种深深的文化身份焦虑感，因为在犹太文化和英国文化的夹缝中度日的他根本不可能对任何一种文化产生完全的认同，因而也无法获得归属感；同时，长年的戏剧表演和导演生活也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身份的表演性和不稳定性；此外，作为一个思想敏锐、博览群书的知识分子，荒诞派戏剧等各国现代文学经典也促使其对身份建构问题做进一步思考。

一、恐怖的“二战”

品特于1930年出生在伦敦，几年后伦敦就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之中，社会急剧震荡。1940年，当纳粹分子开始疯狂轰炸伦敦的时候，年仅10岁的品特只能战战兢兢地躲藏在狭窄的防空洞或是地下室里。仅仅半年间，伦敦就遭到上千万枚炸弹的狂轰滥炸。在一次次轰炸中，无数高楼大厦被夷为平地，无数鲜活的生命在炮火中变得血肉模糊。生命随时会化为乌有的巨大恐惧威胁着每一个幸存者，更威胁着年幼的品特。

为了躲避战乱，品特和其他孩子一样被政府疏散到农村，但是呼啸而过的轰炸机，四处的碎石瓦砾仍然令他心有余悸，而远离父母的生活也让他感到更加孤独和恐惧。当他得知好朋友的父母在伦敦的空袭中丧生时，这种恐惧感更加强烈。品特回忆说，如果用确切的字眼来形容当时的心理状态，那就是“恐惧”。“恐惧是个确切的字眼。我想我们都是失去安全感的一群深感恐惧的小男孩……”